

舜水先生文集

朱之瑜別傳

海東逸史

朱之瑜守楚嶼又號舜水餘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譖獻者謂朱文公子為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即難徵信且人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芥某以才備文武上請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既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司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力辭臺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黃斌卿奉表關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鹵伯鎮舟山之瑜往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御史馮京第之

自湖州軍破也間關入四明王職方翊軍中時內地單弱  
欲藉海外之師為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  
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  
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  
舟山安洋將劉世勳流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  
中改吏科時吏部尚書吳鐘繼危王兼督學政以開國  
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官先後力辭王珣之朝王也見之  
瑜限晚舉孝康辭辛卯舟山陷緜泊海島轉從從日本  
交趾暹羅間甲午徵還救書達交趾焚香開讀東望  
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  
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  
於張明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燁之瑜

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  
益徬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  
藩侯源光國為築第駒籠別莊造膝訪道東國未有  
學著學宮圖說依以創造凡古井古尺靈豆籩劍之屬  
咸備又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己酉年七十辭歸不  
聽饗之後樂園以屏風為壽繪東國及中華耆德六  
人則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  
博也己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  
三光國遣世子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  
龍山謚曰文恭構祠堂駒籠別莊親製文誄之瑜  
生八歲而孤伯兄啓明天啓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  
總兵都督同知以忤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

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劾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  
以老壽卒仲凡之瑾諸生弱冠即天之瑜在日本苦蚊  
有勸幃以紗厨者謝曰先世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轉思  
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  
葉氏生子元模元楷繼娶陳氏生女高字素端元模屢  
省父交趾廈門辛丑歿於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  
米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世亂即佩刀自防字何東平  
子鬱、未嫁而亡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授知於張國維  
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肯堂同縣則鄒元贊斗東葉大  
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王翊吳鐘巒朱永佑契之瑜之  
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  
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初交趾王檄取通曉

中華文字者被攝至不拜王怒錮禁之繼知不可屈遣  
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語答曰天禍  
明室不佞逃道者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  
后土實鑒此心僕異日者瑜藉大王之靈過歸桑梓  
當與貴國攜貳之瑞昌言於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  
國得世守藩維歲首終王竄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  
乃從之歸之瑜問學賅博少從業悉谿李契元有詩  
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  
本正德貳年源綱條刻之有安東守約序日本高第  
有守約序子安積覺又今并將與

監國魯王敕

監國魯王敕諭首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識之蓋時雖不可為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衛命之志若忽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綫脉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應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不折遠避往志家陽武之推尚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俟茲特器勅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

監國

監	魯	之
國	玖	寶
	年	
	參	
	月	

日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一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奏疏

上永曆皇帝辭孝廉奏疏

伏以鹿鳴有詠承筐永錫於周行鷄味味不濡

稱服貽譏於之子祈重旁求之典崇隆光復  
之勲臣之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  
處士戒乎懷舊誼主職在興賢臣靡奏略於

灌鄴旅成匡夏晉說涉川而舟楫奮伐勝商  
孝友侯在中樞武夫憲在萬國鄴侯位居第  
一汗馬非功忠武績在分三運牛多術房社  
洵開國之彥宣鄴亦興復之才自非其人何  
敢輕畀茲蓋伏遇主上知勇天錫文武學成  
挺出孔子之鄉駐蹕宋高之土舟山高宗常駐  
縣拊髀顏牧熊羆未覩如雲側席賢豪邁軸  
猶艱就日是豈印刻而莫予抑緣等濫而多  
觴臣之瑜才慚折線志慕請纓祖父兄恩叨

一品必無臣虜之子士農商業已三遷豈猶  
康濟之英卧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舷  
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  
應爾未痛黃龍之歎視息徒然即使膚髮自  
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  
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  
疑有去惟之生妻潔己不廉移忠非孝闕在  
按臣思深風厲非私桃李於公門在主上念  
切匡時當棠茅茹於上國願小臣尚無辭恩

之例何況書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  
巨典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闕額俊尊上  
帝闕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  
氣毋灑泣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封原旨隨表繳進以聞

○賦  
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一首供文後見紀安南

堅確賦

供文後見紀安南

遊後樂園賦

并序

水戶侯宰相公以苑中櫻花盛開集史館諸臣以賞之因特使相招況前已夙戒余即時遄往先後請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留連無已執事近臣親司飲饌亭臺廊閣在在供張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慮下人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尚乎虛飾吾未見其有至於斯者也惜也瑜德薄學荒涓人馬骨耳使真得賢人而用之其德業所至必當輝煌千古豈徒令遊覽者有感於斯文

賦曰

己酉春三月十九日櫻花燦發繁麗偏反萬  
卉咸奮敷紺綠以乘喧上公乃召儒臣以燕  
樂特開邸第之芳園余以異邦擲朽倚蒹葭  
於玉樹之藩轉落英之曲徑經卧波之長橋  
爭妍競豔目眩心招輯羣櫻以作迴廊蹠蹠  
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厦屋旖旎組列  
三千縈迴鳥道瞥見平田羊腸屈曲足音楚  
然一叟出若耶之谷千人阻關隘之前目欲

暇於應接後者擁而樵推遷卉木之叢淵澄之  
際有瓢一亭兀然名曰國瓢如掌中置古騷  
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  
深念沉思自得未見推敬一丘一壑此予宜  
置是中吾聞山中舊祠秦伯夷齊龍門呂冠  
世家列傳元侯之志也吾未得過而禮焉於  
心不能無歎：矣於是暫休召伯之堂容與  
蘇公之陂涉平涉聽飛瀑憇危石觀回泗乎  
弄流泉鬚眉昭澈掬以漱齒清冷如雪解冠

濯纓瑩然淨潔窈窕方來驚弦已往晝不停  
流夜亦不爽兀焉震慄使吾懍恍感聖人於  
川上汨英雄於逝波苟混：而如是嗟淪胥  
兮幾何於是盤磴道臨幽壑度鵲橋登飛閣  
攀拂帽之垂條躡微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  
氣軒：飛雙鳧歟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  
響答下瞰千門其為樂也融：豈復有加於  
此者哉既而俯憑檐際愔爾驚疑吾聞君子  
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



乃瞻衡宇越郊圻歷町疇啓柴扉出沒樵風  
之徑長燭釣月之磯髻髻田家之樂矣登其  
堂砥硃尋常亘道珵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  
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屬賓艷璣璀璨  
奪目矣梵池如帶琢琢石為杓一清闕鏡雲  
霞昭焯吾低袖久之歎曰余覽天下之名園  
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  
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  
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

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瀟  
灑小橋仄徑紆迴容治則未有若斯之勝者  
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或  
進之曰審如是則吾君優焉游焉匪朝伊夕息  
亭榭而休焉魚在于沼鶴鳴九皋樂其樂而  
忘其憂焉聊以卒歲亦又何求焉余應之曰  
君子殆未之知也大夫無夙退之委蛇則君  
侯無燕寢之暇逸燕寢且不得退息況得道  
遙杖履遂歌飄風乎因摘前賢之句輯合而

詠之曰園欲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奏南  
風乎几席來爽氣于西山虞萬機叢脍爭得  
效十畝之開闢少焉羅珍饌錯水陸畢陳桂  
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温以有禮復命戒以  
諄：飛兕觥於桑扈進旅酬而鱗：頽然竟  
醉起坐申：舟子艤船橋畔扶掖而燈睇望  
丹丘溯洄三匝曰余吳人止吾歌子和戲唱  
吳釵以相寵可乎僉曰可哉因為棹歌行曰  
泉源恣々桂楫松桴水安流兮橈櫂輕揉天

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憂  
勞天下到于今到于今載明德也悠：舟中  
之人撫掌大笑遙指疊巘謂是人為又為之  
歌曰天作高山人之力可以擬之已百已千  
維其喜之巍：其有成功夫誰止之已而日  
在高春上林丞尉嗇夫倉皇前導欲窮一園  
之際甚者欲東燭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躩  
躩雅欲盡園林之一覽特慮夫進退之迫適

○書一

代安南國王書

文見安南  
供役記事

致張定西侯書

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藩臺奉主上  
阻於外宮眷及閩府俱自焚可勝驚悼太夫  
人惠哲著聞耄耄之年罹此奇厄真足大痛  
猶幸藩臺及將吏俱無恙國恥家讎正可竭  
力以圖報雪逢人問訊直至今今年四月於交趾  
路聞動定即欲附廈門黃紫官船來奉慰適  
為劇病所困又聞國姓藩臺歸行無定誠恐

謁見無時病軀委頓故仍歸日本今揚監副  
力違羣議叩謁軍前奈瑜彼中受人所託不  
終其事而棄去之不祥侵然諾不信中懷快  
悵耳大約明年夏從交趾覓便船過候此時  
奉色笑於吳會方快夙心王完老五年起義  
無限艱難昨秋被難臨刑慷慨激烈有志之  
士聞之無不痛心揮涕已遣小兒訪其家眷  
着落尚無回報瑜飄零異國為江陳所負止  
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為藩臺獻者培植數年

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  
惟以得士為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  
直躬謹論為藩臺所敬而事之之人非僅讀  
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  
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遠也若止  
瞻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笑美而道威德者則  
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惟留意而裁擇之

今按張定西侯不知為何人嘗得安東  
守約所藏張名振書破之所謂關府俱  
自焚等語全相符合故知定西侯為張  
名振而明末方面一將也今附其書於

此以備考索

別後校虜窺關三路並過不意蕩陰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佞直指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不佞闔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尚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而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眷顧慙：迫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昨十一月內楊月恒至營方知台兄的耗不勝欣



慰又辱佳惠遠懷更感高誼謝：鄙懷縷  
縷不盡頹首

通家侍生張名振拜

與陳遵之書

往時弟與兄數日不晤對便胸中作惡今乃  
以世事遷變遂致分處各天再二歲月總無  
音耗孤踪獨處何以為情己亥春成兒至纔  
聞動定知兄悅豫安好門闈亨泰尊嫂亦康  
健無恙今愛玉伶俐足以悅親稍慰濶懷兄

性安舒和厚其得上壽者理也嫂氏如此弱  
質如此重病乃亦至今安寧此誠喜出望外  
十餘年來在交趾時已知小女柔端故於七  
月十四日然此書之到已遲數年書尾不載  
年月未知其終於何年也小女性剛決身佩  
利器者多年日夜不離第素憂之嫂氏亦素  
憂之今未知其死之故但聞嫂氏與令愛哭  
泣無度又聞兄家祭畢次日別設祭筵為位  
陳設裳衣嫂氏酌酒痛哭令愛哭之甚哀誠

感嫂氏過愛此女吾女明德淑順動合矩度  
不獨鄉邦稱之即璵嘉兄之主自命一世  
豪且於綱常倫紀之間不甚關切亦深為歎  
服曰非此父不生此女弟寧不痛之且亂離  
以來諸家祭典墮廢第豈不欲嫂氏數之而祀  
之即吾女可以無餒但異姓之女而專祭於  
陳氏之門恐於禮不合惟兄酌之乞兄將其  
死之年與月日時示知并將其死之故寄我  
辛丑年煩許疑之寄書內言此事未知其況

浮也吾女舉世無與比又弟所鍾愛豈致疑於骨肉之間弟今當為文以祭之但恐一時少有差違而弟直言其生平便有譽兒之失此文一出雖無媿於人之耳目而有媿於天地故寧遲之一二年必待兄與我子姪之書至而後成之而後為位而哭之也千萬千萬咸兒即於此年六月十七日患傷寒五日而熱除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

後生強壯旺必不能堪此時賓客如雲必要求  
見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餬之是夕即復熱  
喘急一死而亡此子惑於邪言以口腹而喪  
其身固不足惜特弟老年失壯予更覺伶俜  
孤若耳寄柩他山未知存毀叔公處何如叔  
婆安好否弟不能盡分毫情禮於心歎然彼  
時候四舅不至故致此大欠缺也元實兄斗  
東弟近狀何似欲如往時歡聚復可得耶姚  
親家近況必佳兄曾產有佳兒否共有幾子

幾女兄家本不甚饒祇以伯母勤力所致遷  
草之後不致銷落否諸家祈兄乘機一問之  
彼此耆耄之年不能少有寄將而但空口問  
訊誠媿於敬然情之所至自不能已也令甥  
必佳招官老成來興前應不同弟飄流無已  
時近亦留佳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  
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去年六月應宰相源  
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  
詫以為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為當今之至

親尊屬封建大國列為三家盛德仁武聰明  
博雅從諫勿涕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  
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餼深用為媿上公讓  
國一事為之而泯然無迹真大手段舊稱秦  
伯夷齊為至德然為之而有其迹尚未是敵乎  
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  
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若如此人君而  
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  
熙之理世子亦能仰體尊意近更婉曲綢繆

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  
如沒溺豈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  
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此  
書與兄作永訣故縷：至此閒暇之時每飯  
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  
徒虛想耳孺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  
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  
者為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雅飭者又次  
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為愈俟明年



有便當為之計也先父母墳墓事在小兒書  
中幸祈閱之茲不能盡種：均附來友口道  
來友頗似真實不必過於驚疑中懷無限不  
能盡悉心炤而已

與男大成書

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  
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吾心緒我家  
必無喜事即有凶危豈能相恤故絕之耳我  
豈非人情哉辛丑年曾寄一書於二郎汝或

聞之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  
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或合或不合臨時任  
汝酌議我父故多年恐骨殖俱朽但作棺衾  
掬取擴中之心實於棺中而葬之粗了人子  
之心古人有書木板葬之者亦此意也汝母  
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  
必懸母以待也我高曾祖墳墓近城而材木美  
大必被殘毀然無可如何已汝妹之柩亦須  
搬回葬汝母之側此等事汝今日做不來但

須先作此經張漸次寄汝為之恐不言而死  
死不瞑目也己亥年有楊姓趙姓卿親索家  
書我恐為汝累故不允并不以汝行止告之  
後其人復來言汝家中事甚詳且言我孫甚  
多是日孫女出嫁未知果是幾孫汝館穀糊  
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為汝助也  
飯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  
汝伯父尚健飯否汝諸兄何如我以兄弟責  
善又以滿朝上疏彈劾網羅密布立刻擒拿

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作別至今  
悔恨無已我兄弟一生如何友愛而乃有此  
事往年以戀汝伯父故一步不離是以不  
至失所雖我不動於名利而篤於兄弟然亦  
皇天之所以默祐孝弟也不然十六年名節  
一旦煙銷霧滅矣汝諸伯及諸兄可為我一  
致問親家近況佳勝宗中叔伯兄弟子姪無  
有不愛我者但須擇其人之謹慎知事者為  
我一通候問近多病不能詳盡多在十七叔

書中我遭家多難汝當冠時未曾冠汝字汝  
今汝有子有孫而名之非禮也欲作一字寄  
汝又有不可蓋汝之有字舊矣今作一字遺  
汝欲遵父則不便於俗欲從俗則違父命故  
不可也可將汝字寫來以便已後寄書也可  
將我高曾祖考生卒年月日時詳悉寫來我  
既居於此當舉祭祀也

與諸孫男書

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尚不得知況

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箬里堰楊姓  
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  
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  
自幼食貧蠶蠶鹽疎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  
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汝  
伯祖官至開府今日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  
餘人宗戚過我門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  
家以為嗤笑非讚美之也豈但我今日獨薄  
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

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父雖無  
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為生  
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  
有才者不可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  
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窮能閉戶讀  
書為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也百工技  
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  
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為耳古人版築漁鹽不  
虧志節況彼在平安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

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為京兆尹見其  
子面貌蠢惡毛髮焦枯對僚屬便黯然削聲  
我則不然也為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  
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為既為虜官者  
必不可來既為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嫻雅  
我亦不以為孫凡事但稟命十七叔公同汝外  
祖而行亦須各討一親筆書以為驗勿謂我  
無書遂不答也十七叔公及汝外祖姚親翁  
皆盛德君子敦重溫和理解當有壽十七叔婆



無恙為慰為汝姑娘數年痛傷哭泣不已恐  
或以此致疾不可知十七叔公今年七十四  
汝外祖與吾同年生若得回籍敘述興亡足  
為一樂未知有此日否祖宗墳墓託汝亦力  
不能及來時須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  
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所不至或自隨  
來也十七叔公書略則不可詳則恐為渠家  
累故不為也即以此書送看汝來時須得二  
人跟來我家舊僕老者凋零壯者星散阿鍾

大招小招雖最小亦將六十隨行亦自無用  
且亦不知在否聞汝表姑哭汝姑娘每祭必  
致哀慟數歲何能如此今適誰氏伯祖尚存  
否汝從伯幾人平安往年呼汝二伯此書曾  
到否今來亦不能見矣妣親翁家不待訪問  
自然知悉馬渚陳四太叔婆尚健否惟庶出  
一子今何如西門南城下鄒元實一家此我  
自幼同窗其東鄰斗東叔公元實長我一歲  
斗東少我一歲亦同窗俱無恙否東門成哉

葉年伯諱大受者其家無恙否大約住黃山  
橋園中三畝田頭恕銘先生諱錦者其家無  
恙否其餘欲問者頗多但汝來不宜昭彰止  
問此數家最相切者而已外閣部陳木叔老  
師諱函輝原名煒台州臨海人乃我本房座  
師與我最相契今有子孫否子孫何如住寧  
海亦不可知禮部尚書吳繼穉老師吳鍾巒  
常州武進人此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劉為開  
國來第一乃吳老師筆也今其子孫何如吏

部侍郎朱聞遠老師諱永佑松江華亭人其  
子望侯今何如我欲携其幼子某官來老師  
見識不明而止留得一人斯幸已已上三家  
汝不能親往須汝兄弟一人特去或不能及  
待汝行後問得的確寄書亦可常州五六日  
程台州三四日若至松江順便問閣部張鯤  
淵家何如鯤老張肯堂松江華亭人欲與吾  
相親我三次拒絕之是以與我極不相好然  
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其子

張至大無恙否住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北胡  
鍾有家何如令尊號慰餘尚健否住壽星橋  
下塘橋即張塔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  
父元楷字是士已則否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  
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  
故寄與汝輩耳

與孫男毓仁書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  
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

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二懇留轉  
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為我一人開此屬  
禁也既留此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  
二百石贖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  
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  
一百兩肖翁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  
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  
已或時豐腴則魚鱒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  
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鑪其宗親朋友咸共非

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答魏九使書

遠惠書問足仞厚誼二千道里崑崙跋涉良

非易事風波目前進退無門等語一言一淚  
來年事成必住長崎甚為長算至於識時務  
曉南京話一人弟與之往復議論商其可否  
台諭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真歷練世故之  
言但謂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為計固已疎  
矣此親翁自為耳絕不為弟計慮也弟與親  
翁同住長崎者五年相去區區數武未嘗啣  
盃酒接慇懃之餘歡忘貧富申握手之款密  
一旦舉秦人越人而責以葭葦姻婭朋友之



誼謂為不棄管蒯無乃言之而過乎留住唐  
人既數十年未有之典而近日功令更加嚴  
切欲留一人比之登龍虎之榜占甲乙之科  
其難十倍而親翁視之藐如也無異俯拾地  
芥宰相上公如此欺誠待弟長崎所聞者不  
過什伯中之一二耳弟忍以一言欺之耶況  
弟平生無一言欺人也萬一弟力所能為尚  
當審量交遊有敬愛者有親密者或略有往  
還識知其為人者其事先定而後得徐議親

翁之去就若忘素交而遽為親翁緩頰親翁  
雖得之亦應且憎矣萬一大槩得留亦必不  
獨置親翁於風波中也施恩不忘報乃君子  
之義然救人而從井亦仁人所深疾幸勿訝  
其唐突來金五兩藉手附璧弟本不啟封特  
恐長途差誤故令來伴自啟之耳或有晤期  
統容面悉揮冗率復不能詳婉惟希崇炤

與釋獨立書二首

不佞於人一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聞

老老師也止稱殉難戊戌年間其死時依回  
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及今細問無此事而  
後復之禮部尚書吳霞老老師也自經於學  
宮止稱殉節惟於王完老私謚之曰忠烈稱  
曰知友不佞自稱亦曰知友可知也若猶之  
庸人不佞豈肯一字假借之哉三教平心論  
其學亦博機亦敏舌亦利以弟愚閱之未必  
出於贗作贗作者無此才無此識設使有此  
才識又必不肯寄人籬落必自開壁壘與人

旗鼓相當即曰以儒攻儒如以夷攻夷之法  
是又不然久矣儒教凌遲釋教橫肆既以援  
儒而入於墨又何必推墨而附於儒今日即  
使更有昌黎數輩恐亦難障東之之百川其  
曰靜齋學士者不必撰文之時自為標置明  
乎後日縑流之所增飾晚世偽儒多有自攻  
其所親所宗以為進身之階如梁山泊殺人  
劫貨以充投名狀者既有投名則其勢不可  
退轉故須下此毒手耳神光間亦有之

神光按

神宗光宗萬曆泰昌三主也嘗有論劾一朝望極口詆褻以  
代羔雁蓋病狂喪心無所不至乃責以天理  
羞惡待之過已劉謚言偽而辯記醜而博潤  
非而澤行僻而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鴻  
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  
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徇當為儒釋立一標  
準固不朽之作也第謂尚函藏石室今日誠  
不可懸之國門昌黎三獨座有味乎其言之  
也何如少俟數年和尚道成名立此時出以

示人則建瓴於高屋而下令於流水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為愈和尚以為然否原稿並劉本奉璧布炤存

二

前夜路出豐前相去山中咫尺和尚不能親來面訣反引結夏為辭不能無憾憾和尚不能率真多所做作也健翁昧於事理不能自立不得不隨人脚跟和尚必能知其非乃反撫兒童語為遮飾耶揆之情理必不能安然

事已往矣言之何補近者崎人來問知和尚  
及健翁步履如飛飲啖如故此大好事去年  
人謂尚在巖國者妄也長崎往來人甚多聞  
問皆不易始信別時易見時難也此間有一諸  
侯欲延和尚和尚來此必不寂寞但彼以二事  
相要託居間者來議弟意和尚必難允從故  
不輕諾昨日又復來言萬一可允晤期應自  
不遠則往日之深慙又似多此一事矣笑笑  
俟書來當以此二事奉聞和尚即來健翁必

不肯行欲覓一通事甚難不必求其佳止要  
一語言誠實者已自不可得矣和尚雖與弟  
不同然舊年新例能唐言者盡為船主小通  
每年可得百金而父母妻子廝守人誰肯舍  
之而涉遠道故知其不可得也東武戶口百  
萬而名為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  
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  
八十人中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妬忌互相標  
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



此聞佛是以蚊撼山也上公相遇禮意勤拳  
雖魏文侯之於子夏不是過也今年五月以  
來更加十倍事物細微雖一匙一筋亦必親  
自經心恐文侯之誠懇不能至此諸卿大夫  
又能仰體盛心更加懇懃始知姦人彌天布  
網枉自作蘄枉自勞心也意長楮短病後體  
弱不次惟希鑒原外具綿紬一匹將意完納  
是幸

答釋獨立書

昨暮得手書因病甚將就枕頭目眩暈未得  
即答為罪第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  
濟最為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  
極多惟第最為艱難最為堅忍而尚兢兢於  
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辱困苦若分所宜  
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為頭陀誠權宜  
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為和尚也今日善  
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  
也第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

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  
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尚  
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  
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懇  
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  
想都不及此所面達云云弟即時力言不可  
別後再見坐談極久弟並不及一字和尚果  
何所聞相愛籌量之情感哉無窮矣秋冬出  
關告歸大是美事中國大叢林儘多名勝不

少飛錫所及亦不限定南海若必欲證修漸  
音亦庶無雒蜀之分第後得歸耕隴畝當作  
一方外之交不盡縷、統容晤餐

答釋斷崖元初書

歸讀翰教知昨日兩過敝止失逐為歡僕以  
中國喪亂往來道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  
年去冬方得漸借一枝棲息貴邦衣纈茹藿  
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  
非為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榛蕪之日

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  
而欲倡明絕學猶以管蒯之朽索繫萬鈞之  
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墮者自  
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  
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蔽耳聾不得肯綮何  
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為僧哉冠廣儒者  
為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  
七乃在儒者咕嗶剽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  
為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

儒攻佛遂使佛者摠為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為徒爾紛紛哉來教反求於身極懇摯極簡當妙妙孟夫子非時非位直欲以口舌挽回天下安在其辭而闢之廓如也

答釋月舟書

自別芝顏倏忽間已七載矣光陰之速乃爾每念癸卯年火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清規和尚不以為

嫌反於萬眾之中獨為尊禮況平日對門而  
居兩年未曾識面者乎午夜挑燈烹茶酌酒  
歛：隆情至今時在心目每欲修候又以道  
教殊方恐犯昌黎之誚把筆而者數四近乃  
慨然自悟此特魯男子事耳昔與健老人朝  
夕起居者十年彼亦時以其道誘我此時僕  
甚貧困終不為彼所移心即灼知是非雖塞  
裳涉津亦復何害且又未必至此况略人之  
情忌人之惠以潔一己是豈君子之道乎折

簡相通禮自宜然外具總絹一端縞布一端  
引意惟冀晒存禪林寺三林長老近況何似  
亦欲以微物寄候而高岡兄以行李煩重辭  
之故不及致書幸為道意

與劉宜義書

弟拙劣之性與人不款曲舉凡世情親熟口  
角寒喧人人之所易能者乃獨一無所能視  
世之圓活者如走盤之珠而弟四角區方非  
手移之必不能動真可自笑也老兄獨能違



羣情而錯愛不幾昌歎之好乎晉人之能為  
青白眼者見禮法之士必加之以白眼老兄  
偏著以青眼抑有奇矣其他暗中調護口頰  
解嘲復費無限周折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此之謂矣宰相上公學古有獲溫恭執禮  
日得之於傳聞果能如此或可庇其宇下然  
惟久與乃能見耳時下禮貌頗優足使蹇僻  
之士自安其身誠為意外之事幸矣別僅有所  
聞惟望寄言教我以為善後之圖第拙於處世

故披心胸露肝膽以求之萬勿疑弟之疑於  
直言也弟同邑趙文伯思念其二親餞別之  
時豈不知為弟吉行舉杯酌酒泣涕如雨聲  
嘶股栗抑遏難止人之至情乃至於斯若此  
舟必無可為者弟不取以邑子累老兄若有  
一二人之例可援萬祈垂手引之亦積德於  
冥也弟之銜感與趙同之矣不盡不盡

答王師吉書

展讀翰教真有再生之喜前年弟力勸親翁

稍遲觀望而親翁急於求富攘臂先登去後  
遂聞閩廣凶耗深懷危懼內地大闕而外船  
自投羅網豈能安全嗣後頻聞異同之言益  
致憂疑每與高尾兵左衛門言此事深咎  
親翁好勇八九月間忽書中有三官事樣而  
不言姓心固疑之歲終忽接手書抵掌大笑  
無端別得一益友喜可知矣雖資本虧損然  
當以身為重不可熊掌生魚必求兼果有此  
彼蒼亦不祐也弟六月間行欲與諸親友一

晤而不可得諸事當備於兵左衛門家報中  
更不復贅近者上公禮待日益隆重今年正  
月以來賜肩輿直入朝中二月間弟下體患  
一腫毒上公親臨視疾事、周摯使命魏遣  
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  
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方之於古惟魏文侯  
之於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或者庶幾今上  
公聰明仁武遠過文侯而弟樸樾推魯大媿  
此三賢矣特恐黔驢技盡為諸卿親羞耳上

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  
少為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  
如大明童子舊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  
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携入江戶弟不喜見  
此也其隨來之人不妨以日本衣易之亦不  
可以彼衣被體祈親翁與文伯兄商之教之

答四宮勘右術門書

正月初五日接足下來書快極雖中間有未  
通暢處而情意殷：溢於楮墨之外矣去年

盛夏遠送往返跋涉心甚不安不佞有何功  
於足下乃追送過於士行乎不佞去冬十二  
月廿一日歸江戶又聞足下有夏間到此之  
說來此殊堪把臂宰相上公相待之禮足下  
已聞其略近日情日益厚禮日益隆而且真  
誠無矯飾誠不易得也所學淵宏諸儒不能  
及而仁明闔爽真不世出之主也足下須碑  
文當叙令先尊事跡寄來不然空空叙述何  
足為重中村玄貞心緒不定去冬已辭歸諭

之不明留之不止真令人不可解問絕問絕  
不佞深媿何二使先見矣不佞於二月初九  
日生腫毒今月初五日方愈故不能詳悉俟  
後便詳寄也

答太串次郎左衛門書

昨問極當書到以俗務酬酢抵暮而歸未能  
即答今晨發函讀之甚喜足下已能見大意  
及此乎果能及此則與足下相與其成之易  
也十倍於他人然恐足下識力未必及此若

割襲他人之言則意先不誠與大學中庸大  
相背戾況乎經綸建立乎古人於強梁之夫  
負薪之子亦勉令就學豈不佞之有異耶前  
所以不許足下者以足下有其志而時與勢  
必不能也儻浮慕聖賢之名而實為負販之  
行候伺於船主賈客之門虛恢於有無貴賤  
之際明恣欺瞞少圖利潤則大辱此典籍矣  
若竟棄此不務則家無恆產妻子不免於啼  
飢號寒治生為急之謂何所以不敢輕許耳



不然不佞於謬：寡和之日豈不欲玉足下  
於成也至於尚論古人之言當更論其世而  
可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程子去孟子千四百餘年世遠言湮聖學亦  
既滅息矣黃老莊列之書虛無清靜之旨為  
禍於世者十四朝矣以及諸子百家蛙鳴紫  
色勢然嘈雜使人無所適從然踈而遠俚荒  
唐而易見非其甚者也其最烈者無如彼釋  
氏之言如佛圖澄鳩摩羅什達磨惠能誌公

庄公之徒遂能舉天下之人心而搖之高明者昏愚者貴者賤者善者惡者一鼓牢籠於其術中慘亦甚矣有宋偉人如韓魏公范希文富鄭公文潞公功業聞望炳耀人寰而力未能除去間亦有獵較其中者歐陽文忠文章為一代宗工然未嘗深得於聖學邵康節學行均優出處可則惜頗流於術數蘇明允父子學富才雋或間以縱橫捭闔之說或雜以佛釋高曠之說其無可議者惟源溪先生

一人而程氏兩夫子宗師之然文獻不足無  
徵不信後得古本大學於蠶叢榛莽之中殘  
編斷簡之餘足以發明其志溢喜之極故曰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益次之而使學者亟誦大學非謂論益  
後於大學亦非謂論益之義不如大學也至  
於中庸雖聖人傳授極致之言大本大經參  
天地知化育然亦子思子為下學而作也非  
曰言性言天下學必當後之也然君子之教

人譬如醫者之用藥元氣無傷而止於虛弱  
則補之邪氣浸凌虛火炎上則祛之祛之瀉  
之則所以補之也若不知標本之治而遽投  
以參芪附子未有不害之者已蘇子曰藥雖  
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進藥宜審其虛  
實寒熱燥濕輕重未可執方以誤後人也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  
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聞斯  
行之者是也則不宜曰父兄在有父兄在者

是也則不宜曰聞斯行之何問同而答異耶  
急於四書先於大學是己亦顧其所用何如  
耳非謂緩四書後大學也至曰棄此不務他  
說先焉則不佞之所未解也不佞今日未嘗  
開門授徒高自標榜則不佞之為此不綽綽  
乎即使開門授徒庸詎不綽綽乎玄貞之來  
屢辭之而不獲至今尚未定名誼又喜兵衛  
在此無事故令習讀小學耳小學者大學之  
基本即緣此而止亦如期門孝經何乃比之

於釋老之虛無躁進之功利事親從兄與忠  
君理民之業願與大學有異乎又何以得罪  
於聖人之門也小學而虛空功利得罪於聖  
人之門則舉凡天下之書皆虛空功利得罪  
於聖人之門者矣不佞未嘗儼然舉比炫耀  
一世而願責備之如此哉此非足下之言也  
必有為此說者亦深見足下之非誠矣門生  
之稱非可泛泛至若恩師之稱者雖將於父  
子人生無有二三未可濫加於路人已後幸

勿復為之欲盡其說而一時事冗統容他日  
詳復

朱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